

特 别 策 划

从冰川覆盖的唐古拉山脉到烟雨朦胧的江南,穿峡谷、过平原、入东海,长江,这条古老的河流,早已不只是地理上的河流,它交织着几千年中国人的命运悲欢与家国兴衰。本期,让我们走进这条流淌在中国人内心的河。

——编者

月涌大江流

一条长江,半部诗史

□ 王 文

中国人看长江,看的从来不只是水。水面上有月,有舟,有远山,有归人,也有无数个被时代推着向前,却仍在风雨中守住自我的诗人。长江尤其如此。它当然是一条真实的河流,从雪山奔向大海,穿峡谷,过平原,入烟波浩渺的江南;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,它又早已不只是一条河。它是屈原流亡途中的哀伤,是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狂喜,是杜甫无边落木中的沉痛,是苏轼赤壁月夜里的旷达,也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心中关于故乡、远方、历史与人生的共同记忆。它承载过帝国的兴亡、文人的流徙、士子的登临、游子的乡愁,也承载过中国人关于故乡、远方、苦难与超越的全部想象。

长江是水脉,也是文脉。长江从雪山融水开始,穿过峡谷、盆地、平原、湖泊与江海,最终奔向辽阔的太平洋。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,长江早已超越了自然地理。长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,也是一部没有封面的中国诗史。所以,长江不只是一条流淌在地图上的河。它一直在中国文学长河中流动;在中国历史大江中流动,也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流动。王兆鹏、李定广领衔的《月涌大江流:万里长江诗意图》(以下简称《月涌大江流》),写的正是这样的长江。

诗从江上来

这本书从长江源头写起,顺流而下,经过长江流域的成都、宜宾、泸州、重庆、涪陵、万州、云阳、奉节、巫山、宜昌、荆州、长沙、岳阳、武汉、黄冈、鄂州、南昌、九江、安庆、池州、芜湖、南京、扬州、镇江、南通、上海等30多座城市,把长江上游、中游、下游的山川形胜、历史掌故、诗词名篇与地域文化连缀成一幅浩荡的诗意画卷。它的目录本就像一条江在纸上展开:上游是“江水泱泱融雪初”“行到巫山必有诗”,中游是“江汉交流波渺渺”“何处江海寄余生”,下游则是“千古龙蟠并虎踞”“春申江上尽繁华”。这本书让我们重新理解,诗歌从来不是悬浮在纸上的文字,而是一个人在具体山河、具体时代、具体命运中的生命回声。我们今天读古诗,常常把诗句读成了名句,把名句读成了标签。说到李白,就是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;说到杜甫,就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;说到苏轼,就是“大江东去”。可是这些句子原本都有自己的发生现场。李白的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不是简单的山水明快,而是流放夜郎途中忽然遇赦之后的绝处逢生。杜甫的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,也不是单纯的秋景壮阔,而是一个老病漂泊之人面对无穷时间的深沉震憾。苏轼的“大江东去”,更不是廉价的豪放,而是一个遭遇政治重创的人,在赤壁月夜中与历史、命运和自我和解之后,获得的精神自由。

《月涌大江流》把这些被我们熟悉到近

乎麻木的诗句,重新放回山河之间,放回人生现场。它让我们看见,诗不是被背诵出来的,而是被命运逼出来的;不是被风景点缀出来的,而是人在风景中经历困顿、悲欢、远行、归望之后,从心底涌出来的。长江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,并不只是因为它辽阔壮美,更因为它几乎容纳了中国文人生命经验的全部类型:宦游、壮志、贬谪、送别、怀古、爱国、思乡、登临、流亡、隐逸、迟暮……一个诗人站在江边,他面对的不只是一片水光,而是时间,是历史,是天下,也是他自己。

山河有回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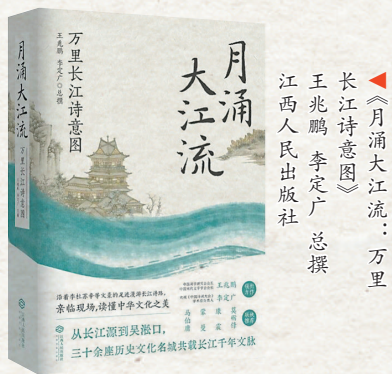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的写法很可贵:它既有学术的根底,又没有学术腔;既有知识的密度,又保持了文字的清朗与可读。书中并不是把诗词、典故、景点、人物机械堆放在一起,而是努力让它们彼此照亮。后记中说,本书写作强调“六位一体”,即把景观、诗篇、历史、人物、故事、物产有机融合;又以点线结合的方式,把游线、城市、景点与地方物产串联起来,使读者既能获得审美愉悦,也能获得城市文化导览的功能。这个说明非常准确。它既是一部可坐下来慢慢阅读的文化散文,也是一张可以带着上路的诗意地图。

这种“诗意地图”的意义,远不止于告诉我们某首诗写在哪里。它真正打开的是一种理解中国文化的方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山水,从来不是单纯的风景。山水里有身世,有政治,有王朝兴亡,有个人出处,有宇宙意识,也有人在无常命运面前的自我安顿。古人登楼,不只是看楼;临江,不只是看江;怀古,也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。他们常常是在山河面前确认自己与历史的关系,与时代的关系,也与内心深处那个无法逃避的自我相遇。

所以,黄鹤楼不只是武汉的一座楼。它是崔颢日暮乡关的愁绪,是李白“眼前有景道不得”的赞叹,是岳飞壮怀激烈的遥望,也是后来无数人不断重写的文化记忆。岳阳楼也不只是洞庭湖边的一座楼。它连接着孟浩然、杜甫、范仲淹,也连接着中国士大夫关于天地、家国与个体命运的永恒叩问。滕王阁不只是赣江畔的一座楼。它是王勃落霞孤鹜的千古绝唱,承载着一代代文人关于命运、才华与盛衰无常的共同叹息。赤壁更不只是江边的一处遗迹。它既有三国风云,也有苏轼在贬谪中的精神突围。没有诗文,这些地方只是景点;有了诗文,它们才成为中国人心灵可以反复返回的地方。

《月涌大江流》写长江,最终写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地理。

所谓精神地理,并不是抽象的概念。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,把山川、城市、道路、楼台、渡口、诗文、传说、人物和情感等不断叠加之后,形成的共同记忆。现实中的长江只有一条,但文化中的长江却有无数层。它是自然的长江,是历史的长江,是诗歌的长江,也是个人生命经验中的



长江。

对于屈原,长江是流放之路。对于李白,长江是自由之路。对于杜甫,长江是漂泊之路。对于苏轼,长江是超越之路。对于现代读者,长江则可能是一条返回自身文化源头的路。

这种返回,在今天尤其重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移动速度极快的时代。高铁、飞机、手机地图,让我们抵达一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容易;但我们真正理解一个地方,却未必比古人更深。我们可以轻松到达白帝城、岳阳楼、黄鹤楼、赤壁、滕王阁、金山寺、凤凰台,却常常只是拍照、打卡、离开。地方变成了坐标,风景变成了背景,旅行变成了消费。我们抵达了很多地方,却很少真正与它们发生精神上的关系。《月涌大江流》提醒我们:一个地方之所以值得抵达,并不只是因为“好看”,而是因为它曾经被人凝视过、书写过、痛苦过、赞美过、寄托过。山水之美,不只在山水本身,也在一代代人投注其中的情感和意义。没有人的凝望,风景只是自然;经过诗人的书写,风景才成为文化。

本书因此恢复了一种古老而珍贵的阅读方式:带着诗去看山河,也带着山河去读诗。这就是不同于普通阅读的文化阅读。普通阅读只看见句子,文化阅读看见句子背后的山河、时代和生命。

明月照今人

王兆鹏教授长期从事唐宋文学、词学、文学地理与数字人文研究,这本书也能看出一种新的学术视野。书中提到,团队近年来尝试开发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”,把诗人的年谱、作品、行迹结合起来,让诗人的每一步都落到现实地图坐标之上;而本书又进一步把风景名胜、地点路线、名人轶事、诗文学作品、习俗风物等线索凝聚起来,使文化上的诗意长江与地理上的水系长江相互耦合,获得新的精神坐标。

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现代意义的传统研究。它不是把传统文化供奉在高处,也不是把古典诗词变成孤立的知识点,而是试图让经典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世界。它告诉我们,诗词不是古人的遗物,而仍然可以帮助今天的人理解地方、理解历史、理解生命。

因为现代人也有自己的漂泊。

古人漂泊在江湖之间,今人漂泊在城市之间、职业之间、关系之间、信息之间。我们未必会像杜甫那样乘孤舟过洞庭,也未必会像苏轼那样夜游赤壁,但我们同样会在某些时刻感到无所凭依,同样会面对命运的突变、时代的压力和内心的孤独。古典诗歌之所以历经千载仍能感发人心,是因为它把这些深层的内心体验提前说出来了,而且说得比我们更准确、更美,也有光。

长江诗歌最打动人的地方,正在于它并不回避苦难。屈原的江,是悲愤的;杜甫的江,是沉痛的;苏轼的江,是历经劫波之后的清醒。可是这些诗并没有把人推向绝望。相反,它们让人在江水的浩荡中看见一种比个人遭遇更大的东西:时间会流逝,王朝会兴亡,人生会受挫,身体会衰老,但江河不废,万古长流,明月仍在,精神仍可自持。

这也是中国文化深处的一种力量:它不承诺人生没有苦难,却教人在苦难中保持体面;它不否认个体的脆弱,却让人把脆弱放入更辽阔的天地;它不逃避历史的沉重,却总能从沉重中生出诗意、节制与旷达。

《月涌大江流》写到最后,其实是在带领读者完成一次精神上的顺江而下。我们从长江源头出发,看见江水如何由细流汇成大江;也看见中国诗歌如何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一路流向唐诗宋词,又流入后来的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。书中说,长江是水脉,更是一条诗意织成的文脉;长江从自然流向诗书,化作无数清词丽句,又流向后世每个读诗人的心间。长江之伟大,不只在它流经多少土地,更在于它流经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与心灵。

一本好书的意义,不只在提供知识,更在于一本好书能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。读完这本书,再看长江,你会看到江水背后的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,看到白帝城的晨云、岳阳楼的落日、黄冈赤壁的清风明月,看到历史如何沉入地理,又如何从诗歌中重新浮现。

下一次你站在长江边,或许会愿意慢下来。看一看江面,听一听风声,想一想古人。你会发现,传统并不遥远。它不是博物馆中封存的器物,也不只是课堂上需要背诵的篇章。它可能就是眼前这一江水,是江上的一轮月,是千年前某个失意之人在困顿中写下的句子,至今仍能照亮我们。

“月涌大江流”,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幅画,也是一句诗。

月是静的,江是动的;月在天上,江在人间;月照见永恒,江带走时间。中国诗歌最深的美,住就住在这静与动、永恒与流逝、天地与人生之间。

而《月涌大江流》所做的,就是带我们重新站到这条大江边,看江水如何流过山川,也如何流过诗歌;如何流过历史,也如何流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。

一条长江,半部诗史。

一轮明月,千年中国。

是无言之物,却见证有情之生。朱汝兰在书中用大量篇幅书写了江畔的人与事。从远古的刳木为舟,到近代的纤夫号子;从依水而建的吊脚楼,到繁华的江岸商埠。长江不仅是一条自然之河,更是千万黎民百姓的生命之河。它在滋养万物、哺育生灵的同时,也以其桀骜不驯的脾性考验着沿岸的儿女。书中写治水、写航运、写民俗,写尽了人与江的相依相搏。那种“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”的从容背后,是无数代人面对滔天巨浪时的坚韧与不屈。本书的文字,有着对大地母亲的悲悯,也有着对劳动人民与自然抗争的深沉敬意。作者笔下的长江,既是一位威严的父亲,也是一位慈祥的母亲。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大江流日夜,慷慨歌未央。这条见证了千古兴亡的大江,将继续奔流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。



做AI时代的造浪者而非追浪者

□ 大 江



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,明确提出要“深入实施‘人工智能+’行动,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,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”,同时强调“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,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,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”。这是继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,最高决策层再次对人工智能发展作出战略部署,释放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“搭建架构”全面转向“细则落地”与“产业深耕”的清晰信号。

置身这一关键节点,品读《造浪者: AI创业实战地图》(以下简称《造浪者》),恰似捧读一部浸润时代气息的“航海日志”。作者兼具一线创业实践、国家政策研究与产业生态观察的多维视角,以严谨逻辑、前瞻判断和可落地实操方法,系统回答了AI浪潮下的时代考题:企业如何驾驭技术而不被变革裹挟? 传统产业怎样找准智能化转型路径? AI创业者如何精准布局、稳步落地? 全书给出的一套覆盖赛道研判、产品研发、市场增长、定价运营、资本退出的全链条实战方案。

“造浪”二字,正是全书思想内核。本书直面AI创业普遍遭遇的“死亡之谷”,深度剖析数据飞轮搭建、产品市场匹配、传统企业智能化改造中的组织转型痛点。书中提出的“一人公司(OPC)”新型创业模式,依托行业实操经验,为个体创业者规划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与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。这些探索,与“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”的战略指向高度契合,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提供了可操作的战术手册。

当前,人工智能创新资源虽仍向一线城市集聚,但AI下半场的核心竞争力已转向产业应用落地能力——谁手握丰富、可落地的实体应用场景,谁就掌握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。当前我省全面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“1269”行动计划,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。电子信息、有色金属、航空制造、新能源、中医药等本土优势产业,为AI技术落地提供了海量真实试验场景。立足《造浪者》勾勒的实战图谱,结合我省科创与产业发展实践,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有益启示:

场景为王,扎根本土深耕实业。书中鲜明提出:脱离实体场景的人工智能没有实际价值。我省制造业普遍面临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转型压力,有色金属产业尤为典型,钨、稀土开采与精深加工长期存在能耗偏高、工艺精度难管控等短板。依照书中“垂直场景单点突破”思路,企业不必跟研发通用大模型,可依托成熟AI基础底座,整合自有工业数据,打造适配冶炼参数优化、产品视觉质检等专属工业模型。目前我省已发布24个省级AI典型应用场景,一批企业先行试点取得实效,充分证明立足本土产业场景推进技术创新,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。

重构组织机制,破除内部壁垒。作者直言,企业智能化转型最大阻碍往往不在技术,而在僵化落后的内部组织架构。不少企业完成设备更新改造,管理流程、协作模式却一成不变,陷入“硬件升级、思维停滞”的困境。书中倡导的“敏捷试错、小步快跑”创新模式,同样适配江西传统制造企业突围升级。只有打通各部门信息壁垒,搭建适配AI发展的柔性组织架构,才能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全流程。硬件、算法、平台均可外部引进,但适配智能化的组织管理能力只能内部培育,这是企业跨越数智转型鸿沟的关键。

“数据一产业”双轮驱动,构筑护城河。《造浪者》将持续沉淀专属数据资产视作AI企业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。我省加快布局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据交易中心,建成1个省级产业总脑、13个细分行业大脑,初步形成赋能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底座。书中关于数据合规治理、数据标准化处理、结合行业专业经验优化算法的完整论述,为打造江西特色产业AI生态提供实操指引。当稀土、航空、中医药等特色产业生产数据转化为高质量行业语料,省内企业就能摆脱AI赛道跟随者身份,成长为细分领域自主创新的造浪者。正如书中所喻示的,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,本土产业场景就是实现价值转化的炼油厂。

当前江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、产业提档升级关键阶段,我们既要前瞻布局智能体、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赛道,把握行业发展趋势;又要立足省内实体经济,推动人工智能深度改造传统产业、孵化培育新兴产业,把技术创新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。期待赣鄱大地紧抓AI发展战略机遇,依托有色金属、航空、新能源等特色产业资源,孵化更多扎根本土、辐射全国、走向全球的标杆应用,依靠细分赛道持续自主创新积蓄发展势能,以数智化转型激活全省产业内生动力,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澎湃AI动能。

翻开朱汝兰的《长江传》,你会感觉,原来大江亦有生命,亦有悲欢,亦有属于它自己的浩瀚史诗。为江作传,首在写其骨相。书的开篇,带着雪域高原的凛冽与神圣,在格拉丹东雪峰,那阳光下融化的点点冰水,便是这条巨龙的初啼。作者没有停留在枯燥的地理科普上,而是用一种近乎敬畏的深情,写出了大江的“生长”轨迹。从沱沱河的涓涓细流,到金沙江的惊涛拍岸;从三峡的险峻奇绝,猿声啼啸,到荆江的九曲回肠,再到入海口处的浩瀚无垠……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李太白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千古绝唱。那种天地间的苍茫与壮阔,在作者细腻而磅礴的文字中得到了具象化。作者写水,实则是写大地的呼吸,写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,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这条江是如何从世界屋脊奔腾而下,劈山



□ 明伟方